

朝花夕拾

家有藏书

高玉成

乡村素描

麦子黄了

潘新日

不要人夸颜色好

只留清气满乾坤

徐志明

买了一个新书柜,就把多年的藏书整理出来,一一历数,仔细端详。

藏书最早的是小人书,1971年的《列宁在十月》。封面有列宁画像,首页是毛主席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”的名言,下面是自己稚嫩的笔迹:“一年级二班,高玉成”。非常感谢母亲对我们的支持,小学期间,买了至少200本小人书,装了几抽屉,但是留存下来的只剩37本了。这些书有反映战争年代的《平原作战》《敌后武工队》,有歌颂小英雄的《刘文学》《闪闪的红星》,有农村题材的《金光大道》《决裂》,有忆苦思甜的《一块银元》,有革命样板戏《红色娘子军》,还有外国故事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《看不见的战线》等。这些书我都看过无数遍,有些画面还在当时学画时反复临摹过,像印在脑子里一样,无论过去多少年,都记忆犹新,一见如故。

我小时十分爱惜这些小人书,10岁的时候,就动手给小人书包书皮,还学模仿线装书的样子,用棉线对书脊进行装订加固。书厚针穿不透,就用外婆的锥子先扎眼,再穿线。没人要求,也没人教,竟把每本小人书装订得结实结实,至今完好。然后还在书皮上题写书名,用橡皮刻一枚自己的印章盖上,又在书的左上角逐一编号。现存的37本小人书,编号最早的是6号《列宁在十月》,最晚的是102号《海岸风云》。

上中学以后,随着阅读能力提高,我就不买小人书,而是买成人书籍了。那时候,书店单调的书架上,开始陆续摆上了再版的图书,如1977年再版的《诗词格律》,1978年再版的《唐诗举要》《李白诗选注》《杜甫诗选》《不怕鬼的故事》《刘白羽散文》,1979年再版的《杨朔散文》《骆驼祥子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《基度山伯爵》《契诃夫小说选》等,都被我买回家。那些年,书店是我课余最常去的地方,每见新书,总禁不住想买;尽管有些书不是当时能读懂的。记得1979年由叶圣陶题字的精装本《辞源》,是一次订购分期到货的,一年多四卷才到齐。1979年影印本《康熙字典》,不会使用也不会认古字,买了一段时间后又转转让给别人,现在想来仍十分后悔!

1980年后,出版业进一步开放,日趋繁荣,加上自己参加工作后有了收入,买书就更方便了。那时候,不仅在本地,每到外地出差,也一定要去当地书店转转,买两本书签上时间地点姓名,以示纪念。上世纪90年代,是我买书的高峰期,现藏的中国书局出版的约三百卷本《二十五史》,以及《资治通鉴》《太平广记》《鲁迅全集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《傅雷译文全集》和十二卷本工具书《汉语大辞典》等,都是那个时期买的。进入2000年后,书渐渐买得少了,一方面是因为古今中外经典著作已经买了很多,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内容粗制滥造和商业气息太浓的书充斥市场,有收藏价值的不多。

今天,望着琳琅满目的藏书,就像耕耘地对收获,心里格外踏实、满足。它们不论是“发小”,还是“故交”,或是“新知”,和它们相伴,永远不会寂寞。它们记载的是别人的思想、观点,留下的却是我的情感、记忆。它们默默地陪伴着我,影响着我,改变着我,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;我离不开它们,它们也离不开我。我将用它们一生守护它们、解读它们,它们也将用它们背后的一个个故事,供我回忆,充实我的内心和生活!

麦子黄了

潘新日

看身后的老人们,便咬咬牙向麦子们弯下了腰。

收割是乡下最紧的农事,水就放在田埂上,渴了端起陶罐,对着嘴“咕咚、咕咚”地哩几口,饿了掰半截馍嚼几下。时不等人,都要乘着好天气把麦子抢回去,累,也是幸福的。

其实,村里早来了收割机,可老人们嫌割麦机割得不干净还花钱,就全家出动,一把把地割,至少他们是心安的,这是祖祖辈辈的经历,对麦子的虔诚和恭敬也必须亲自动手,劳动,是先苦后甜的。

麦子黄了,亲情也黄了一次。老人们都是庄稼地里的老把式,对年轻人割的麦子不满意,不是麦茬深了,就是麦子放得不整齐。老年人的愿望很简单,就是要麦子颗粒归仓。年轻人却不同,本身干活就是被动的应付的,一听啰唆火就上来了,就吵起来。麦地里,火气可大了。

即便这样,农活还是要继续的,在外面大老远赶回来,为的就是帮爹妈收割麦子的,吵归吵,麦子照例还要收,那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。

中午的时光是最难熬的,爹娘都回去做饭去了,麦地里就剩下了青壮劳力,持续的升温,热得喘不上气。

不要人夸颜色好

只留清气满乾坤

徐志明

抚摸老屋(外一首)

何真宗

老屋,你怎么了
像一块叫不醒的石头
叫不醒沉沉睡去的亲人
许多年来你遗世独立
要么完好无损,要么一败涂地
村庄的骨头千年不腐

新书架

《借命而生》

尚 攀

机械厂青年工人姚斌彬、许文革因“盗窃”工厂的皇冠汽车发动机而被捕,二人越狱后,姚斌彬被捕判处死刑,许文革亡命天涯,背负着好兄弟生死关头的舍命相救、背负着活下去抚养姚斌彬瘫痪母亲的重任,从此,这个不惧死的人不得不借命逃亡,借命而生。逃亡途中,他显示出如“肖申克”一般过人的胆识和智慧。杜湘东本是有一身本领、满怀抱负的青年警察,阴差阳错当了看守所管教,工作和生活的不如意正渐渐消磨他的精气神和对未来的憧憬,可一场突如其来的“越狱”事件,从此改变了

他整个职业生涯中的“污点”,甚至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最终,他完成了自己的追捕,也在心底和自己达成了和解。杜湘东、许文革他们是对手,也是同一类人,他们在生活中挣扎着,彼此借命而生,最终也在“对手”身上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。

石一枫的长篇小说《借命而生》,写的都是当下生活经验,国企倒闭、矿难惨案、商场恶斗、司法无力、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等,但是作家是通过一个追缉越狱逃犯的通俗故事框架,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串联起来,显现了作品内涵丰富的信息量。

百姓记事

三代人的高考

韦良秀

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,已经40多个年头了。40年,在岁月之河中算不了什么,但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可谓漫长。如果再把“四十”这个数字与高考联系起来,心中又会激荡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。

父亲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。据他回忆,那年正在下乡插队的他突然从村头的大喇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,便立刻放下锄头,激动万分地狂奔回家,从箱子里翻出仅有的几本书,紧紧地攥在手里。当时,几乎没有所谓的复习资料,他便和报名考试的邻居组成了一个复习小组,白天干活,晚上几个人就把各自手头上的教材集中起来,然后围坐在煤油灯下交换着看。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到了高考的日子。那是一个冬天,奶奶早早地起了床,把六个煮熟的鸡蛋连同满满的期望一同装进父亲的挎包里。等待的结果是漫长的,在那一天天的煎熬之后,得到的却是父亲落榜的消息。爷爷很生气,觉得父亲给家里丢了脸,老人家一连两个月都没出门,父亲也整日闷闷不乐。在奶奶和姑姑们的轮番劝说下,半年之后,家人才总算有了笑脸。但是,由于种种原因,父亲后来再没参加过高考,这也成了他心中不小的遗憾。

因为父亲高考失利,考大学的“光荣使命”一下子落在了我的肩上。尤其到了高中阶段,父亲就一再嘱咐我,一定要拿出所有力气,考上一个名牌大学。为了圆梦,父亲和母亲省吃俭用,给我买了录音机、随身听以及各种英语磁带。然而,那时正值青春时期的我,却迷恋上了音乐。白天从同学处借来流行歌曲磁带,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听。一天正听得入迷,被子一下子被掀开了,我一个激灵,看到的一张怒目圆睁且极其失望的脸。父亲长出一口气,我知道那是在极力压制怒火。几分钟之后,他坐在床边,竟然心平气和地跟我谈起来。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爷俩说了整整一夜的话,那一晚,我真切感受到了父亲的殷切期待。从此我心无旁骛,整个人都和学习融为一体。转眼间,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了,父亲和母亲便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照顾。从作息时间到每日食谱,从身体按摩到精神减压,可谓无微不至。当时的高考被安排在七月的七、八、九日,天气非常炎热,在41摄氏度的高温中,我完成了“家族使命”,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,父亲极庄重地将其摆放在爷爷的遗像前,然后默默地站着。突然,他的双肩微微颤动起来,那一刻,我再次体会到了这

连 载

惊蛰

张离

在父亲朗诵诗歌的声音里,余小晚的眼眶里滚落了两行泪水,她依然还没有醒来,但是朦胧中看见了父亲瘦削但却坚定的背影。而在医院病房外的一小片空地上,费正鹏手里拎着用麻线吊着的一串纸包中药,久久地站着发呆。他穿着青灰色的长衫,看身边的人群像鱼一样不停地从他身边经过。后来他抬起了头,长久地望着余小晚病房的窗口,仿佛是在看天气,也仿佛想要看到窗户里面所发生的一切。

貳拾捌

日子不紧不慢地前行着,盛夏早已来临,陈山觉得他面前的日子变得无比冗长,他想要打听妹妹的消息,一直都被荒木惟挡回去。陈山晓得,陈夏一定是安全的,但是安全不等于他不想见到,陈山再次来到荒木惟的办公室。他在门口听到了熟悉的钢琴声,但是这些音符变得像一只阳光下的蚂蚱一样欢快。陈山就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,他有些不敢推门。他突然闻到了只有宝珠弄才会散发的那些潮乎乎的气味。当他终于推开门的时候,一束刺眼的阳光猛然从窗边照射过来。陈山眯了眯眼睛,他发现这个弹钢琴的背影无比熟悉,是陈夏!陈山的眼眶突然就热了,他想要脱口而出妹妹的名字时,荒木惟做了一个“嘘”的手势。陈山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原地,那些七零八落的音符在他身边蹦来跳去,好像无意间洒落的水珠。他看到荒木惟穿着白衬衣,双手插在口袋里,专注地望着陈夏翻飞的手指头。他多么像一个音乐老师。但是他含着笑意看着陈夏的温情眼神,让陈山不寒而栗。

陈夏按下了最后一个音符。然后她又安静地坐了一会儿,缓缓地转过身来。她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陈山,于是像一阵风一样旋了回去。陈山抱住了妹妹的一瞬间,明白这不是原来的妹妹了。陈夏浑身散发着一股愉快的气息,她想起了那个中午。在日本东京著名的顺天堂医院,眼科医生竹也亲自替陈夏拆线,纱布一层一层从陈夏的眼睛上揭下来,像揭下她黑暗而绵长的往事。陈夏闻到身边的男人有一股淡淡的肥皂气味,这个男人穿着干净的白衬衫。他像一种叫作初夏的季节,清新而充满着力量。他在陈夏刚刚恢复的视力中飘摇晃动起来,最后越来越真实。陈夏露出一排白牙来了,说,荒木君,你和我想象的一样。你像我另一个哥哥。

陈山的手缓缓上升,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轻轻推开陈夏,然后认真看她的眼睛。陈山从她的眼眸里看到了忧伤的自己。荒木惟打破了寂静,他说这是陈夏小姐,我的又一名助手。我的朋友竹也医生替她治好了眼睛,她的日本名字叫夏枝子。她也是日本神户间谍学校速成班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中国学生,所有科目全部甲等。陈山君,我认为你应该欢迎一下你的亲妹妹战斗在你的身边。

陈夏深深弯下腰去,直起腰身时“嗨啾”的发音,充满着日本海淡淡的腥味。陈山微笑起来,他意识到自己的心像被扎了一针,那种细微的疼痛渐渐加深。陈山怀疑自己的脸也一定因为疼痛而变得发青了。

那天陈夏很认真地说,荒木先生,这首《樱花》的乐谱和以前的不一样了,前面五句,都有一个音符是错的。第一句错了一个发,

得有些措手不及。欢迎晚宴就放在华懋饭店,荒木惟气派地包下了整整一层。他轻轻扬起尖尖的下巴,雇来的乐队就响起了西洋音乐。现在这位被称为夏枝子的姑娘,被一应人簇拥着走在红毯上。在红毯尽头,陈夏站住了,回转身深深地弯下腰去,并且流利地说了一声日语。陈山拎着一瓶老酒,他喝醉了。在被张离带回家之前,他一直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76号向梅机关上报的情报里,那些国军高官和汪伪汉奸做走私生意时互通的信息,还有被捕的中共情报员祥叔在酷刑架上咬掉76号特务一只耳朵后壮烈牺牲的画面。在耳热心跳中,他无比想念近在眼前却十分遥远的妹妹。

回到家。张离为仰躺在床上的陈山用热毛巾擦了一把脸,手腕却被陈山一把捉住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孤儿,在张离的怀里第一次痛哭流涕,又沉沉地睡去了。陈山深深地知道,妹妹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。

张离抚摸着他的头发说,哭吧,先把你的眼泪全部哭完。

等陈山慢慢平静下来的时

候,张离说,你妹妹不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,而是她面前一片迷雾,看不到方向。

第二天中午,陈山坐着黄包车回到了宝珠弄的老房子,他把家里的五灯“电曲儿”收音机擦得纤尘不染,搬到了梅花堂妹妹的屋子。妹妹就住在千田英子的隔壁,她正和千田英子叽叽喳喳地说着日本话。看到陈山怀里抱着的收音机出现在门口时,陈夏的脸上露出莲花一样的表情,她说这就是小哥哥你送我的那台收音机吧?陈夏打开收音机,认真地听了一会儿,又迅速地关上了。陈山的目光在屋里游荡,这是荒木惟为陈夏准备的房间,那房间里一张红木桌子上,有一台崭新的更好的德国冯·古拉凯收音机,那也是荒木惟送给陈夏的。陈山的心不由自主地酸了一下,在冯·古拉凯面前,电曲儿像一个窘迫的乡下亲眷。他突然觉得在自己的眼里,妹妹将会变得越来越陌生。果然,一名日本特工匆匆进来,用日语告诉陈夏,让她去监听一个电台。

陈夏像一阵风一样地消失了,悄无声息,留下站在屋子中间

的千田英子和陈山。

陈山抱起了收音机,无比伤感地转身回去的时候被千田英子叫住了。千田英子说,陈山君,你好像很难过。

陈山就凄惨地笑了一下说,我妹妹走了。

你妹妹走了你有什么好难过的?她是去执行任务的,很快就会回来。因为我妹妹走了。陈山重复了一句。

陈山后来没有再理会千田英子,他把收音机夹在臂弯里大步流星向前走去。他觉得脑门里灌满了蚂蚱,让他的脑袋一阵一阵的刺痛。他眼前浮起了吴淞口码头货仓的一大片白光,在这样的一片白光中,他看到了自己正拿着刀子帮人讨债。那天他挥舞着长刀,把风劈得纷纷扬扬。但是他的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棍,血像蚯蚓一样从头发丛中麻酥酥黏糊糊的爬出来,糊了他一脸,并且凝结成了面条的形状。在血的腥昧中,他得了八块钱。这最后的八块刚好凑够了买这台五灯电曲儿收音机的钱。

陈山突然觉得,收音机是一件会让人难过的东西。